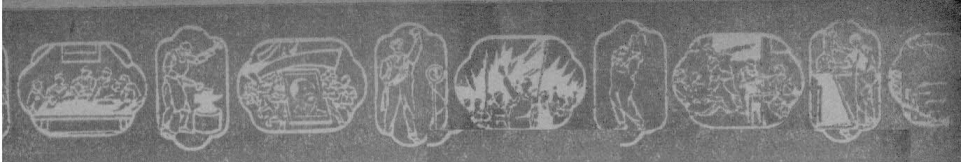


一個蘇聯勞模的故事

楊金 著 管震湖 譯 隆麟 插畫



武漢工人出版社印行



一個蘇聯勞模的故事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武漢 工人出版社 出版



前面的話

這本書的原文題目是「一個斯塔哈諾夫工作者的手記」。(譯文改名為「一個蘇聯勞模的故事」，但實際上中國的勞模和蘇聯的「斯塔哈諾夫工作者」意義並不完全相同。)翻譯根據的本子是莫斯科外國語文出版局一九五〇年的英文版。

這裏面寫的是真人真事。蘇聯對德戰爭以前，伊拉里翁·巴甫洛維契·楊金(本書的作者，也就是故事中的主人翁)在烏拉爾的銅礦中作工，首創了一種新的操作法，就是本書中所說的「多鑽工作法」。後來成千上萬的礦工先進者都採用了，使得生產量大大提高，給予蘇聯的愛國戰爭以莫大的貢獻。一九四二年楊金得到了斯大林獎金。最後他當了礦局局長。

翻譯出來的這個東西，跟原文是有出入的：

一、原文比較長，結構好像是鬆一些，因此有些我認為不太重要或顯得囉嗦的地方，統統大胆地刪去了。

二、原文的章節是不明顯的，現在都把它編了出來，而且由譯者加上了章節的標題。

三、原文有些句子，在譯作中已經經過了改編。

四、原文中的人名——已名、父名、姓——一長串，只保存了一個姓，甚至乾脆就稱為老楊老顧之類。

五、原文的插畫是照片銅板，譯文中變成了黑墨鋼筆畫，其中有的是根據原照片改製，有的是插畫者的創作。

這一切，譯者認為，是爲了適應中國工人的口味和現在的接受能力。損害原文的地方，那就難免了。

譯者最感抱歉的是：自己對礦上的事情完全外行，很多術語斟酌再三，往往最後還是依了字典上的解釋。而我們知道，字典上翻過來的術語，多半不但生硬，而且不符合工人們所習用的。譬如

Piston字典上告訴我們是活塞，但工人們多稱它為匹士登。像這些地方，只有盡力而為，恐怕是不會做得好的。希望工友同志多提意見，好在再版的時候根據大家的意思，再修改一遍。

譯者（一九五一年三月）



目 錄

前面的話

- 一、向斯塔哈諾夫看齊……………(1)
- 二、學習先進工作者的經驗……………(3)
- 三、創立了新工作法……………(5)
- 四、推廣我的新工作法……………(6)
- 五、開大會互相學習……………(8)
- 六、『新事業要有強力的支持』……………(9)
- 七、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10)
- 八、我得到了斯大林獎金……………(12)
- 九、入黨……………(14)
- 十、在土耳其斯坦和吉爾吉斯……………(16)
- 十一、共產黨的恩情報答不完……………(17)
- 十二、我當了段長……………(18)
- 十三、我進了大學……………(21)
- 十四、我的畢業論文……………(22)
- 十五、我當了局長……………(24)

插畫 我不是來站崗看的，我來工作，努力工作……(4) 頒發給你社會主義競賽優勝獎章一枚……(7) 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11) 我要更進一步提高我的生產，來報答這個獎勵。(13) 一致同意我入黨(15) 老楊，該這樣這樣了吧？……(19) 我把圖樣掛了起來，開始解說。(22) 我當了局長。(24)



一、向斯塔哈諾夫看齊！

下銅礦工作的第二年——一九三五年，有一天，我們的領班蘇可洛夫（共產黨員）對我說：

「斯塔哈諾夫可以出多少煤，你聽說過沒有？」

我說：「聽說過。」

「好，要是一切都安頓得順順遂遂的，你自己看你可以出多少？」

「老蘇，你是知道的，我在我們這裏年紀最輕？」

他大笑了起來。他說：

「孩子，就因為你年紀最輕，我才來找你的……來，搞一傢伙！有什麼困難，我們幫你的忙。腦壳抬起來，拿出信心來。」

後來我當班的時候，他總來看個兩三回，看我是怎麼在做。我一口氣做到底，輔助工上面沒有花費什麼時間。並沒有特別使勁，交班的時候，已經超過了定量兩倍。

第二年，我們開始做二四四公尺坑道，我這一組初次露臉了。簡直是在坐飛機了，每月生產達到定量的一倍半——平均月產二千立方公尺以上的礦石。

不久，我發現：我們的活十八個人做太多了。擠不下。我就去找段長商量。

我說：「段長同志 爲了國家的利益，你可以抽走六個人，工作只會更好的。」

「何以見得？」

「這很簡單。地方小了，那麼多的人；一班四百八十分鐘，沒有那麼多的煤面鑽。」

「有意思，有意思……得好好想一想。」

後來，雖然別的組還在暫時照原樣工作，我們這一組減了六個人。調六個人走倒也不容易，因為他們不情願離開。

最後找主任工程師阿克賽諾夫去解決。

他問吵得最兇的老顧和老查：「吵些什麼呀？」

「我們要留在原地方。」

「你們可以重新組成一組呀。我們供給你們最好的條件。」他誘導他們。

我接着提了一個很笨的辦法：

「這樣吧，我帶六個人走好了，怎樣？」

「也不行，你不能就這樣就跑了……」

後來一直吵到經理那裏才解決。

我們這組只有十二個人了，大家決定要爭口氣，一傢伙打眼的區域就比以前擴大了一倍。

地方已經够寬敞了！

以前，我們擠在一堆的時候，我們只讓鑽頭輕輕的鑽——因為反正時間多得很。而現在，我們的鑽頭跑得飛快，就好像機關槍一樣，新地方等着你去哩！

結果怎樣呢？雖然我們人是少了六個，我們的出產工裝上的礦石，達到了以前的一倍半。

黨委會請我列席談談我的勞動組織法。我從頭到尾講完以後，他們問道：「完了嗎？」

我說：「就是這些。」

有一個黨委說：「有一點很重要的東西你沒有談，就是，你那一班的技師和你們的段長是怎樣幫助你的。大胆講好了，要像黨員一樣的大胆，不要留什麼情面。」

於是，我就把鑽工們不滿的地方統統談了。引起了一點激動。大家都說我講得對。

我這才明白了：黨所要求於我的，不是簡簡單單的技術方法的陳述，要的是對缺點的痛切的批評。

我們這些非黨員最初所列席的幾次黨委會議，教育了我們，教我們要從整個國家的利益出發來對待我們的工作，使我覺悟到：沒有批評，就沒有斯塔哈諾夫運動。我同時想到：誰要是寧願不做聲，而不願批評與自我批評，他對於國家的利益是不會關心的。

不久，我們用新速度做習慣了，就又減了三個人。

一組只剩下九個人，我們的產量每月達到三千立方公尺。說穿了也沒得什麼巧妙：工作面要寬闊，事前要把底板準備乾淨。

我們個人的收入也很可觀了：組長二千五百盧布一月，鑛工平均每人二千。

二、學習先進工作者的經驗

在克立伏伊·羅格地方，有個名叫謝米伏洛斯的鐵礦工人，運用多面鑛法，一班打了十五面，達到定量百分之一千二百。領導上派我到他那裏去向他學習。那是一九四〇年九月的事。

我見着他了。他是個矮胖子，臉上手上盡是古銅色——他們鐵礦工人都有這樣的記號。

我跑過去自我介紹了一番，我告訴他我從烏拉爾來，來向他學習。

老謝難爲情的笑了一下，他說：「歡迎得很，對不起，我手髒。你是搞銅礦的吧？看你臉上這顏色！」

我說：「我們的顏色是黃的……」

他洗澡後，我們一齊到礦長辦公室去。礦長和老謝對我來的打算很感興趣，老謝坦白地表示很高興。

我告訴他：我不是來站着看的，我來工作，努力工作，和他一起工作，以便學習到一些東西。

他笑着說：「你也可以教我哩！」

第二天，我和老謝一起下去了，作爲他的組員一起工作。我們商量好了：輪流的打眼。

一會兒，我發現鐵礦比我們烏拉爾的銅軟多了，很容易鑽。礦裏的工作組織得很好。機器弄得順當。鑛工把一切不必要的工作都免除了。老謝通常都能一班四百八十分鐘一口氣打得底。

不時，老謝把鑽子移交給我。

「打吧！」



我不是來站着看的，我來工作，努力工作……

機器聲一停，他就問：

「嗯、怎麼樣？」

這頭一天，我們每一個人都超過出了定量幾倍。我們坐電梯上去的時候，他對我說：

「你沒有來以前，我就曉得你，現在我知道了：烏拉爾的工人掌握鑽子，並不比我們烏克蘭人差。」

後來我天天下去，做整班，產量達到百分之六百到七百。而老創謝了幾個新紀錄，有一天，他竟然鑽了二十五面。

老謝工作就像巨人一般。他用鑽子很熟練、很靈活。他對探礦學和開礦機械都很有知識，工作時候非常緊張，雖然我們第一眼望上去，好像他還蠻輕鬆。一面開好之後，他立刻就轉移到第二面去

，和他的下手或機械師交換一下意見，就又開始了工作。要創記錄的時候，他的準備工作做得特別完善。最後，他還要作心理準備，跟作體力準備一樣要求作好。

至於我，我還沒有想到創記錄，雖然老謝極力鼓勵我。最後我才同意了，因為我已經完全掌握了多面鑽法。我打個電報去通知阿克賽諾夫。但我還是猶豫不決。假如我就在老謝自己的礦裏超過了他，怎麼好呢，那太難為情了。老阿的電報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叫我馬上回克拉斯諾烏拉斯克去。

我走了，老謝非常惋惜。

十一月十三日，我在自己的礦裏創下了紀錄。

三、創立了新工作法

顯然，謝米伏洛斯的工作法運用在烏拉爾，也應該有最良好的結果；但，同樣顯然的是：烏拉爾的我們，應當可能加以改進。

在回烏拉爾的時候，我到莫斯科去了一下，出席非鐵金屬工業人民委員會的一個會議。在這個會上，我說：

「老謝能够大大提高生產效率，不過是由於把次要的輔助工作給了別人做。一面又一面接着地鑽，一口氣幹到底。我們礦裏就辦不到。我們的礦硬多了。一個鑽子，在一班中間你至多不能鑽過一面。所以我建議：我們可以同時用——就算開始用兩個鑽子吧，試一試。大家知道：我平常是超過任務一倍以上的，我並不是每一分鐘都在鑽的，因為要照拂很多的輔助工作，這就要花一半的時間。假如我只管打眼，不管別的——新工作法要求我們這樣，我還可以增加一倍產量。而且，老謝用的是手鑽，我們用的是自動機，T P 二型的。換句話說，假如我在第一面，用兩把鑽子來打，第二面就先就預備好兩把，第三面也這樣，我可以照顧得過來。我所需要的，只是兩把鑽子。我一鑽好第一面，就轉移到第二面去，這樣下去，我至少可以完成任務百分之八百到九百。」

回去以後，阿克賽諾夫和我們的段長諾維可夫，就作出了一個推廣這種新工作法的正式計劃。

假期一完，我們就開始用新工作法工作。「多鑽工作法」就是這樣應用起來的。

這個辦法，不是我老楊一個人睡不着覺，胡思亂想想出來。我們的政府廣泛地使採礦工業機械化了，這種工作法就是斯塔哈諾夫工作者對它的反應。有了這樣的技術上的成就，和技術成就所造成的新形勢，我們的新工作法才有可能產生，才有可能被人廣泛採用。

這是一九四〇年秋天的事。五年前，斯大林在斯塔哈諾夫工作者會議上，作了一篇有名的演說。我永遠不能忘記他所講的話：

「只有完全成熟而有一觸即發之勢的運動，才能這樣迅速散佈起來，好似雪團一般長大起來。」（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蘇斯塔哈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講話，譯文引自莫斯科中文版斯大林選集六五九——六六〇頁。）

我們想斯大林，是他在黨的旗幟下集攏了斯塔哈諾夫工作者的百萬大軍。我們滿懷信心走下礦坑的時候，想到了他。

四、推廣我的新工作法

十一月十一日我用兩把鑽子鑽了一面半；十二日——兩面；十三日用三把鑽子鑽了四面——創下了初次紀錄。所有的輔助工作都是下手做的。這一班我達到定量的百分之八百九十四。

第二天我們被請到市委會去。市委書記說：

「寫到記錄上去——會議決定：謝米伏各斯——楊金工作法，不僅應該為克拉斯諾礦場採用，也應該在別的礦上加以推廣。」

市委就定出計劃，為廣泛運用多鑽工作法而鬥爭！

十一月十五日，有人創出四面半的紀錄，完成任務百分之九三五。同一天第二班，我完成百分之一一五〇，超過了他。

莫斯科來電報向我道賀：

「……多面鑽法在非鐵金屬工業斯塔哈諾夫運動中，揭開了新的一頁……你以卓絕的勞動功績，標誌出人民領袖斯大林同志在全

國第一屆斯塔哈諾夫工作者會議上演說第五週年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譯者按：斯大林的演說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發表的，楊金創紀錄是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所以電報上這樣講）

- 爲獎勵你典型的社會主義勞動態度和工作中的高紀錄，我們頒發



頒發給你社會主義競賽優勝
獎章一枚……

給你：社會主義競賽優勝獎章一枚，金錶一隻。鞏固與發揚你的成績，向礦工同志們推廣你的經驗吧！你的成就，對我們偉大祖國的國防事業有着寶貴的貢獻。」

我們必須努力鞏固我們的國防，我們有責任像進軍似地前進，走向更大的成功！

我創出第二次紀錄的第四天，領導上命令我到塔吉耳去介紹我的工作方法。

塔吉耳的情況不太叫人滿意。部份工程師和技師對新工作法大加反對，他們的理由是：他們的礦裏是沒有辦法採用的，雖然他們的礦跟別人沒有什麼不同。

要打通這些懷疑論者的思想，只需完成任務五，六倍就行了，可是我設法做出了百分之一三五八的成績。

當地的工人也試了一下，成績還好。不過一直等到行政上被迫

着以做好準備工作來幫助他們一直到這時，他們才獲得良好的效果。行政上不支持，是主要的障礙，地質條件並沒有關係。

我們的工作法到處得到反響，烏拉爾、卡沙克斯坦、高加索和遠東都採用了。

在克拉斯諾，我們一個比一個強，新紀錄一個勝似一個。別的地方也傳來消息說超過了我們，後來我們又追上去……就這樣推廣了我們的新工作法。

五、開大會互相學習

真榮幸，選擇了我們這個地方開全國非鐵金屬斯塔哈諾夫工作者和管理人員會議。我們的街道上從來都沒有這樣熱鬧過。

會議開幕以前，代表們都到我們礦底下來參觀，看我們怎樣打眼，怎樣爆破，怎樣把生礦運上地面，怎樣保護鑽子，怎樣用幫浦。什麼都感到興趣：用多少火藥，多長引線，打眼實際上要用多少分鐘，從這一面轉到那一面要多少時間，按鑽子，跟下手談話要多把時間。我就把每一班時間的具體分配表演給他們看，表示出我們至少百分之九十二的時間是花在實際的打眼工作上的。

大會上我把講過了的、表演過了的，重講一遍，講得更深入一些。

問題又提了一大堆：

「你們炸藥用多少？」

「你們打眼打好深？」

「你們用幾個出碴工？」

「你們的起重機載重多少？」

「你們用不用預備班？」

除了提問題，還提了一些有用的批評。全國各地的礦工到我們這裏來，不單是來向我們學習，同時也把他們的經驗分了些給我們。大家是學生，也同時是先生，也許這就是大會最主要的精神。

我報告的結尾是這樣說的：

「多面和多鑽工作法正在迅速的推廣了，這個工作法提高了我們非鐵金屬的產量。當戰爭在我國邊境旁邊進行的時候，我們正需要這樣做；像現在這種時候，我們必須準備任何意外，必須建設我們強大的國防力量！」

在莫斯科所參加的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在各種不同的會議上，在和代表們談話中，我都感覺到：斯塔哈諾夫工作者加在一起的經驗，有着科學上的價值。我們的工程師都是這樣看的。工程師、企業管理人員都要向工人們，向我們斯塔哈諾夫工作者學習。就好像我們所有的人——鑽工，技師，工程師——形成了一個大的斯塔哈諾夫工作組，在創造着新的工作法、技術、規律和定量，事實上正是這樣。

六、「新事業要有強力的支持！」

主任工程師、段長和段技師日夜不停的工作，但還是不能夠使全礦都合上脚步。因為材料和工具不夠週轉。

有一次，中央管理局送來的炸藥，只夠需要量的一半，而給別處却多送了一倍。

人民委員會還送給了我個人兩次炸藥，都是二十公斤。

這當然很好。不過實際上怎樣呢？一個工人從莫斯科得到包裹，幫助他創紀錄，而許多別的工人，正要他們採用新工作法的時候，却因為沒有炸藥而不得不閑着。我們不光是缺炸藥，鑽子，橡皮管，還有許多別的東西也不夠。缺少的原因是：管這個事的人沒有及時弄到這些東西，必要的公文來往或別的一些細小的事情，沒有做好。

正因為我個人接到了包裹，所以我覺得有責任批評這種不良情況。剛好有個真理報的記者在我們礦裏，我就跟他坦白的談了一下。

他鼓勵我說：

「老楊，你自己寫篇稿子吧，揭發管理上的不善，還很重要

哩！」

我決定給真理報寫篇尖銳的批評。我就去徵求同志們的意見。也有人這樣說：「不寫算了！何必把關係搞壞了呢？你到底還得看看你所得到的幫助呀！」

可是這時，那個記者已經向報館裏報告了：有人已經寫了怎麼樣的一篇文章，可是不敢投稿。當天晚上，真理報打了個電話給我：

「你應該認識到：這事情有全國性的重要意義。應該去掉個人的顧慮。你說會得罪人嗎？不管它好了，批評了只會有好處的。」

我那篇「新事業要有強力的支持」的文章，就是這樣在真理報登出來的。的確批評產生很好的作用。人民委員會委員長採取了必要的措施。

那天的真理報送來的時候，同一班郵差又給我們送來人民委員會宣佈給予非鐵金屬工業中優良工作者以物質獎勵的命令。我得到的是一部M 1型的汽車。

七、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

戰爭爆發了。

市委書記號召我們：爲自由、爲生活、爲祖國的榮譽而戰鬥！他號召我們每一個人，像戰士般的戰鬥，像斯塔哈諾夫工作者，像真正的蘇維埃工人，像布爾塞維克，像斯大林主義者一般的戰鬥！

月底，我們的領班史米諾夫拿着賬本子來了，他說：

「我們來算算這個月你們掙了多少錢？」

「管它的，現在那個還在乎幾個錢！」

他說：「才要管哩！我來告訴你。你們三個賺了一萬八千盧布，他們七個是兩萬六千四。對吧！我們再來算算你們出的礦。你們佔百分之七十三，他們佔百分之二十七。再來估計一下材料費。加一下，再除，再乘。多少。你們這七個礦坑，爲國家節省了費用十二倍半。十二倍半！你們還說幾個錢沒有關係？」

「不過別的小組，還要做很多預備工哩？」

「就把這額外費用加上去，你們還是節省了十倍：新工作法真給國家增加財產……」

前線附近來了些婦女，到礦上來做出渣工。她們工作很賣力，好像要表示給我們看，她們的飯不是白吃了的。我聽見聶娜塞娃對領班說：

「做完了……還有什麼給我們做嗎？我們到另一面去做，好嗎？」

老史就說：「哎呀，你們已經多做了兩小時了。」

「不要緊，只要有事情給我們做，我們還可以做。」

「你裝了幾車了？」

「十八車！」



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

「你呢，塔霞娜？」

「十八車。」

「已經超過六車了。是休息的時候了。」

從戰區撤退下來的新工人，跟我們一起寫了封信跟斯大林拜年。撤退下來的有愛多尼亞人、烏克蘭人，卡列利亞人，列寧格勒人。唸信的時候，各種不同語言和風俗的人們，一齊歡呼着：

「前進，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和斯大林一起前進，爭取自由，爭取勝利，爭取幸福！」

八、我得到了斯大林獎金

一九四二年四月，正是艱苦的時候。

我剛剛關上了最後一把鑽子，突然看見很多亮光在閃動。

爆破工說：「來客了，人數不少，看樣子是首長們。」

礦工是不需要很大的亮光的，但是首長們下來檢查工作，就常常帶着很亮的燈來。

「楊金在嗎？」我聽見市委書記在喊我。漸漸的，看出了來的是主任工程師、段長、經理、副經理，還有市委書記。

我答應了一聲。他們說：

「你曉得我們幹嗎下來的？」

「不知道。」

「不要做了，上來吧！」

「幹什麼？」

「恭喜，恭喜！獎了你斯大林獎金啦……」

我起初不敢相信。「不可能的！」斯大林獎金！給了我！一個鑽工！

起初我呆了，不曉得怎麼樣才好。後來，我想：「蘇聯人用行動，不是用言語來報答的。」

我就對同志們說：

「等我做完了再上去。快拿幾把鑽子來，放在下一面上！」